

革命文丛

自由的笑声

沙叶新

版社

学林出版社

革命文丛
沙叶新

自由的笑声

I266.1
S069



09900846

笔会文丛

自由的笑声

沙叶新 著

-
- 主 编 萧关鸿 曹维劲
责任编辑 乐惟清
封面设计 陶雪华
版式设计 应黎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1.5 万
插 页 2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7-80616-623-8/I·220
定 价 17.00 元



我的四项基本原则(代序)

思想可真是个神奇的谜,它看不见,摸不着,嗅之无味,叩之无声,至今也无法对它的机制进行定量分析;可它又无往而不在,只要你是人,你还活着,它就离不开你。它枯竭时,你会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它活跃时,可以思接千载,神游万里。人若没有思想,人便成了酒囊饭袋,行尸走肉;人正因为有了思想,人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于是才有进化,才有文明,才有如今辉煌璀璨的大千世界。

思想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源泉,思想也是惹是生非、招灾闯祸的根源。思想可以开出智慧的花,思想也可以结出愚蠢的果。有的思想足以使人大智大勇,敢作敢为,也有的思想只能让人慎行谨言,明哲保身。有的思想家是一代圣哲,有的思想家是千古罪人。

亚里士多德说,思想是人类的主要属性。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唯心主义命题。西哲还确立了“思想三原则”(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他们都是分别从科学、哲学、逻辑的角度来研究思想之谜。中国硬是独特。关于思想,中国古代圣人告诫的是“思无邪”,当代领袖教导的是“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中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们注重的只是思想的道德准则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注重的是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于是便以思想治国,以

思想安民。比如，不论做什么，未做之前，先“思想务虚”；做起来时，要“思想挂帅”；做完之后，还得“思想小结”；如若有了私心，必须“思想检讨”；犯了错误，更要“思想批判”；即使一贯表现较好，也被要求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主动进行“思想改造”；平时口头“思想汇报”，定期务必书写“思想鉴定”。为此，各工矿企业，各机关学校，都有专设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和专做别人思想工作的政治干部。尽管如此，还不放心，过三四年或七八年便要发动一次抵制、批判、反击、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为的是一个神圣、崇高的目的——要把全国办成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到了轰轰烈烈的“文革”期间，思想的作用被绝对地神化了：思想是灵魂，思想是统帅，思想至上，思想万能，思想便是一切。当然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有如此巨大的权威，才有如此神奇的作用，全国 10 亿人只能忠于、捍卫这一思想，而决不允许有自己的或其他的思想，否则便要“兴无灭资”，便要“斗私批修”，便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极度夸大思想的作用，使这个信奉唯物主义的国度一下子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疯狂地吹捧和崇拜领袖的思想，只能使整个民族的思想变得极为贫困。思想改造、斗私批修之类的钳制“活思想”的做法，在理论上和天主教神学的“原罪论”如出一辙。其实，林彪、“四人帮”如此重视思想，正是为了扼杀思想，施行愚民政策，便于专制独裁。

思想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解放的，应该是丰富的，应该是多元的！为了砸破思想牢笼，为了摆脱盲从迷信，为了使自己的脑袋真正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为了使自己的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我为自己确立了我的思想的四项基本

原则：

一是“离经”不“叛道”。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所指的“道”，类似《礼记》上所说的那种“大道”，是种社会理想，是种政治理念，是人生的目的，是思想的归属，也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信奉，是在以往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制度性的信奉，是一种集体性的选择，也是长期强化教育的结果，使受此教育者深信不疑。若有怀疑，便是大逆不道。但我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大道”，即马克思说的“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这种理想。我以为对马克思主义那些五花八门的经，可以有不同的念法。一个和尚一本经，各国的和尚都应按照本国的实际念出自己不同的声音。邓小平念的是“改革开放”这本经。这样的念法前人没有过。对马克思主义越是搞“一本正经”的态度，就越容易把经念歪。马克思主义本应是个开放的系统，要不断修正、更新才能丰富、发展，才会有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正主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是有功绩的，我们批错了！如今我们在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不见经传”的，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简言之即是我所说的“离经”不“叛道”。对目前的中国实际来说，我认为还应大胆地“离经”，不必过多地担心“叛道”。

二是“崇洋”不“媚外”。这是我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崇洋”没有什么不好；洋的，只要是好的，就应拿来，就应崇尚。东洋的家用电器，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没有一个说不好的。西洋的机器设备，大量引进，你不得不承认人家的科学技术就是先进。马克思主义不也是洋的吗？不是

崇敬了几十年吗？洋的也并不都是资产阶级的；即使是资产阶级的，也并不都是反动的、腐朽的、有毒的。西方洋人们的思想文化，有的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比如，民主、自由、博爱、人道等等观念，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恩格斯在论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时说：“他们是以社会全体群众的代言人的姿态来反对旧社会的。”如果你把民主、自由、博爱、人道一古脑儿都奉献给了资产阶级，那你无产阶级还剩下什么呢？只有专政、镇压、斗争、批判……有人说资产阶级是假民主，可我们有时连假民主也没有，“文革”期间真的、假的全没有。即使现在，有些地方民主也往往流于形式。我看当今中国就是要“崇洋”，大胆地向西方优秀的、有益的思想文化学习，无需担心“食洋不化”。食了洋面包，大米饭仍然香喷喷；钢笔引进了几十年，毛笔字照样还是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塑料制品大量生产，瓷器反而更名贵了。谁能说武汉破天荒地请了一个洋厂长，中国就变成殖民地了呢？当然“崇洋”不可“媚外”，“崇洋”是为了振兴我们自己，要自尊、自重，保持人格、国格，否则是要“出洋相”的，那就不足取了。

三是“犯上”不“作乱”。这是我对上级领导的态度。所谓“犯上”，并非胡搅蛮缠，并非硬要对着干；而是指当上级领导的言论行为有错误时，为了对人民和事业负责，就要敢于反对他的命令，敢于触犯他的意志，决不胁肩谄笑，三缄其口，或作违心之论。越是面对最高级的领导，就越是要敢于直陈己见，决不奉命唯谨，唯唯诺诺，或王顾左右而言他。若是领导打击报复，赐予小鞋，则更应坚持真理。我的态度是：逆来不顺受，掷头论是非！其实，在上级领导面前，能进药石之言者，是对上级领导的信任和尊重。不过，上级领导

也应有不怕逆耳的雅量。如今报纸上总算有了我国领导人的漫画了,但这仅仅是跟领导人友好地幽默一下,无关宏旨,假如能在报纸上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我国领导人,那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大大地前进一步了。我在想,若是我现在写了一篇《我对总书记的几点意见》这样的批评稿,报纸上能公开发表吗?现在也许不能,不过我深信今后一定会成为可能,而且会成为司空见惯、极为正常的事。当然,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对任何一级领导提意见,提批评,不是为了无理取闹,不是故意制造混乱,而是为了利国利民,监督各级领导,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

四是“自由”不“泛滥”。这是我对自己的态度。“自由”是天赋的,不是他人恩赐的;“自由”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人的本质属性,“自由”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对必然的认识。换言之,如若改造世界,如若认识必然,那实践的主体——人就必须是“自由”的。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自由”而呐喊,为“自由”而献身,“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两者(生命和爱情)皆可抛”。“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自由”也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共产党宣言》就曾庄严宣告过:“在那里(指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每个国家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要充分地使用这个权利,实现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独立地依据自己的思想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自由”地依据自己的思想来评定世事,议人论政。我国封建主义思想盘根错节,素来缺少民主自由传统,所以作为一个作家,我还有一个责任,即用自己的“自由”的言论去影响不许“自由”和不敢“自由”的人们,像马克思所说的“唤醒这些人的自尊心,即对自由的要求”,

为实现“把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那种理想社会而奋斗。这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道道地地的无产阶级自由化。为此，必须废除“思想罪”，实现法律意义上的“言者无罪”，同时还应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表白他的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在全体人民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当然，我所说的思想言论“自由”必须限定在宪法的范围之内，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的权利。我所说的“自由”不“泛滥”即是这个意思，亦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原载 1986 年 10 月《世界经济导报》
1998 年 10 月略作修改，增加 60 余字

目 录

目 录

第一辑 戏言、直言、狂言

- 5 先说几句正经话——《阅世戏言》开场白
- 8 戴了“帽子”之后
- 10 壮痔凌云
- 13 “工程”现象
- 16 老太太看赛跑
- 19 签名题词的喜剧
- 22 世纪之梦
- 25 大人們的谎言
- 29 闲话秘书
- 32 喜欢你,才和你开玩笑
- 36 1958 年的中国麻雀
- 39 请别误读,谢谢了!
- 42 附 1:《大题小作》
- 43 附 2:《也谈〈大题小作〉》
- 45 “倒退”是有出路的
- 47 沙叶新买菜记——敬学小男人之文
- 50 假如都是徐虎
- 54 始终不是我

57	编辑们,下课了!
60	附:《给编辑上课》
64	观众们,别上当!
67	回归之后
70	谁杀了戴安娜?
73	我和英国女王握过手
76	美我所美,刺我所刺!
78	政治之癌
80	天下几人是男儿?
83	管好这张嘴
86	我当嘉宾,鼓噪吹竽
89	女大不中留
92	无需成龙成凤
95	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
99	广场沉思
101	我们都是“残疾人”
103	从此日月归己有
105	“海”边乱语
107	悲壮哉,京剧此行!
110	对上海文艺创作现状的直话直说
114	我的三句“反动口号”
118	附:《评〈三句“反动口号”〉》
129	这张桌子我愿坐
131	旷世奇才和大奸大恶

第二辑 书话、剧话、诗话

139	书痴答客问
-----	-------

143	书中自有铁和钢
146	心中的坟
152	读改《宋诗选注》
155	六十年的嘱托
159	你可知道阿尔布卓夫?
165	泪眼读顾准
172	美丽的绿色
179	感念师恩愧对词
185	《露沙的路》其修远兮
191	秋笳悲咽
197	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与姚文元商榷
216	附 1:《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223	附 2:《“自由”与“阶级的传声筒”》
234	总是被揪的鼻子
237	五个剧本五本帐
242	精神家园中的我
245	我是沙子我怕谁
247	尊严无价
250	关于《假如我是真的》
258	附 1:《三谈骗子》
261	附 2:《〈骗子〉漫评》
270	扯“淡”
276	附 1:《怎样评价“剧本创作座谈会”》
284	附 2:《并非闲话,而是期望》
289	附 3:《也扯〈扯“淡”〉》
292	“男子汉”到香港
294	德国观众,您好!

297	要让观众欢笑
301	谈《绿卡族》
304	不再有达·芬奇之后
307	自古诗歌出少年
311	传世和益世

第一辑 戏言、直言、狂言

